

中国传统体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 内在机理与推进路径

凌雅燕

(福建师范大学 体育学博士后流动站, 福建 福州 350117)

摘 要: 采用文献资料法、实地调查法等研究方法, 从“记忆-情感-认知”视角出发, 对中国传统体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在机理展开分析。研究认为: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表现为一种群体认同意识, 包含身份认同、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三重递进维度。中国传统体育通过仪式性活动唤醒集体记忆, 巩固共同体成员的身份认同; 通过丰富多彩交流活动构筑情感纽带, 增强共同体成员的民族认同; 通过爱国主义教育形塑认知, 培育共同体成员的国家认同。在此基础上, 提出中国传统体育在新时期的推进路径: 以数字化技术推动传统体育集体记忆的进一步传递; 以多民族参与的传统体育活动构建民族间的情感联结; 以“家-校-社”联动助推传统体育形塑国家认同。

关键词: 中国传统体育;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内在机理; 国家认同

中图分类号: G85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6-7116(2025)03-0010-07

The intrinsic mechanism and advancement pathwa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sports in forging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LING Yayan

(Postdoctoral Mobile Research Station of Sports Science,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350117, China)

Abstract: This study employs the method of documentary analysis and field investigation to analyze the intrinsic mechanism of traditional Chinese sports in forging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emory-emotion-cognition". The research indicates that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manifests as a collective identity consciousness, encompassing three progressive dimensions such as identity recognition, ethnic identity, and national identity. Traditional Chinese sports consolidate community members' identity recognition by reviving collective memory through ritual activities; establishing emotional bonds via diverse exchange activities to enhance ethnic identity; and shaping cognition through patriotic education to cultivate national identity. Building on those analyses mentioned above, the study proposes several advancement pathways for traditional Chinese sports in the new era: promoting the transmission of traditional sports cultural memory through digital technologies; fostering inter-ethnic emotional connections via multi-ethnic participatory traditional sports activities; and advancing 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consciousness by a home-school-community collaborative mechanism in traditional sports.

Keywords: traditional Chinese sports;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intrinsic mechanism; national identity

收稿日期: 2025-04-27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传统体育传承发展研究”(24&ZD206)。

作者简介: 凌雅燕(1991-), 女, 博士, 在站博士后, 研究方向: 民族传统体育。E-mail: lingyy1007@163.com

自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首次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概念以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新时代党和国家的重要任务。2024年11月国家体育总局等七部委发布《关于体育促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指导意见》，明确指出要“挖掘和研究中华传统体育文化的优秀基因和时代价值”。在此背景下，学术界积极探讨传统体育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作用和价值，并形成了丰硕研究成果。相关研究者主要从记忆、情感、认知等角度出发，对传统体育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作用和价值进行了探讨。有研究者从记忆角度出发，关注到传统体育活动通过唤醒和构建集体记忆增强族群认同^[1]；有研究者从情感角度出发，表示传统体育活动通过构筑民族间的情感联结强化民族团结^[2]；还有研究者从认知角度出发，指出传统体育文化为树立中华民族成员的身份意识提供了认知基础^[3]。前人的这些探讨，为我们后续从事相关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引和启示，不过仍存在进一步探讨的空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一种心理意识，是成员在实践中形成的记忆、情感、认知等系列心理活动的总和^[4]。前人虽从不同角度对传统体育如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行了探讨，但囿于各自视角的局限还需从文化整体观的角度进一步形成系统性认识。基于此，本研究尝试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实践调查，从“记忆—情感—认知”三维角度构建文章分析框架，以期从中阐释中国传统体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要义和内在机理，并提出实践路径。

1 中国传统体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要义

中国传统体育由中国独特的土壤所孕育，在数千年的发展过程中，伴随着中华文明演进积累了浓厚的中华文化底蕴以及巩固集体记忆、建立情感纽带、构筑认知图式等价值功能。在日常实践中，中国传统体育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价值功能，通过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方式，对铸牢中华民族成员的共同意识发挥重要作用。

1.1 巩固根脉相连的集体记忆

人类发展的历史像是一部连续播放的电影，过去的故事以某种方式影响着现在，并为未来埋下伏笔。在实践中，集体记忆因连接过去对人们的共同体意识形成发挥着基石和前提作用。中国传统体育中蕴含了中华儿女丰富的集体记忆，人们可通过和现在的一代人共同参与蕴含过去记忆的传统体育活动，将共同体成员聚合在一起，并在实践中巩固集体记忆^[5]。

从共同体成员的联系来看，中国传统体育在发展过程中承载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成员血缘和地缘方面重要记忆。在中国传统社会，家庭为人们生产生活的基本单位，围绕家庭人们形成了以血缘和地缘为核心的生产生活聚落。在这个聚落中人们共享同样的语言、习俗、文化、信仰等，形成了强烈的根基性族群纽带。然而，“树大分枝，鸟大分窝”，以血缘为纽带进行人口繁殖的社群，在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分枝”^[6]。这些从母体分出去的“枝干”或延伸至母体附近或延伸至更远，有甚者移民海外，不过他们始终与母体保留着某种血脉和文化上的关联。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常通过各种传统体育活动巩固共同先祖的集体记忆，以保持和原生族群的某种关联。如闽南地区的海上泼水节蕴含了台湾同胞由福建移民的历史记忆，人们通过活动的开展巩固了两岸人民血脉相连、文化同根的集体记忆。对于海外华侨华人而言，传统体育活动更是成为他们与祖(籍)国联系的重要纽带。如在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华侨华人群体至今传承着中国白鹤拳、五祖拳等传统武术，以及舞龙、舞狮等习俗。通过这些传统体育活动的开展，华侨华人既增进了群体内部的凝聚力，也在不断的实践中巩固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一员的集体记忆。

1.2 建立文化认同的情感纽带

当前，我国各民族主要形成了“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样态。对于相对原子化分布的群体或个体而言，如何通过无形的纽带将分散的族群或成员联结在一起，成为构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环节。中国传统体育作为中华各民族千百年来社会实践以及互动的结果，其蕴含了各民族文化的共性与个性。在日常生活中，通过传统体育活动的交往交流交融，可为各民族建立文化认同的情感纽带。

从空间分布来看，族群的日常生活实际存在一定分散性。如果说集体记忆是族群过往留下的历史沉淀，那么对不同民族文化的认同或可视为人们当下建构的结果。现实中，人们常通过具体、可感知的事物来触发并建构对某一文化的认同^[7]。千百年来，中国传统体育在发展过程中不断融合各民族思维方式、精神追求、道德规范等，不仅蕴含了各民族文化的共性要素，并且还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标识。如中国传统体育中的武术、舞龙、舞狮等，这些项目在各民族中基本得以流传和开展，虽然表现形式存在差异^[8]，但皆蕴含了一定的共同文化要素。在日常生活中，人们通过参与武术、舞龙、舞狮等有关活动，不自觉地将其及自身与中华民族联系在一起，形成一种情感上的共鸣，在无形中形塑和巩固了中华民族成员的文化心理结构，使

得共同体意识得到强化。而一些多民族共同参与的传统体育活动更是起到了情感联结的桥梁作用。如藏区的赛马节,该活动由藏族、傈僳族、纳西族等多民族共同参与^[8],在共竞共娱中各民族建立了彼此认同的情感纽带。又如全国及地方各级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将不同民族人员汇聚一堂共同参与体育盛宴,在开幕式的展演及项目的竞赛、交流中,各民族得以了解不同民族文化的共性及特色,增强了对彼此文化的认同感,形成了民族大团结的氛围。

1.3 构筑爱国主义的认知图式

爱国主义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核心,不仅维系着华夏大地各民族的团结统一,亦激励着中华儿女为祖国的发展繁荣不懈奋斗^[9]。近代以来,爱国主义思想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觉醒及铸牢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中国传统体育因蕴含丰富的爱国主义文化内涵,在实践中对人的认知产生塑造作用,成为构筑共同体成员爱国认知的重要媒介。

在中国,民众的家国情怀一直贯穿着国家发展历程,如戴叔伦表示“愿得此身长报国”、林则徐表示“苟利国家生死以”等。值得注意的是,古人所言及的“国家”与我们当前社会所言及的“国家”并非一致意涵。古人的“国家”主要指向以君主为核心的具体“王朝”,如明末清初顾炎武言及:“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日知录》)^[10]。当前社会我们所言及的国家,主要指向由近代发展而来的一个有着政治自主性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共同体^[11]。近代以降,在西方列强的入侵下中国由王朝国家向民族国家转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在保家卫国中开始觉醒。正如费孝通^[12]所言:“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在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面对国家兴亡,各族人民纷纷觉醒“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共同体意识。特别是1902年梁启超提出“中华民族”概念之后,近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开始萌芽,对内争取民族团结、对外抵制外族侵略成为彼时重要的共同体思想^[13]。在此背景下,中国传统武术被作为“强国强种”的手段推向历史前台^[14],成为爱国实践和构筑爱国主义认知的重要工具。各族人民通过自发习武积极投入保卫国家的行列中,如福建地区的国术馆组织拳师形成“闽南抗日大刀队”积极参与抗日战争、回族英雄马本斋带领回族习武青年积极抗日^[15]等。及至今日,中国传统武术依然发挥着构筑人们爱国主义认知的功能。民间群体通过武术的身体练习、英雄人物故事的诉说、纪念物的追思等,传递爱国主义思想并形塑认知。此外,中国的其他传统体育活动如龙舟竞渡、宋江阵等,因特殊的历史意涵,

在当代社会也成为了传递爱国主义思想的重要载体,在不知不觉中形塑着人们的认知。

2 中国传统体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在机理

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本质上体现为一种群体认同意识^[16]。在实践中,中国传统体育通过“记忆-情感-认知”心理机制促进人们不同层面认同的形成,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起到重要作用。

2.1 记忆唤醒:以仪式建构同源共祖的身份认同

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中,引导各族人民正确觉知自我身份是各项工作的关键基点^[17]。现实中,人们往往通过文化身份的建构来回应“我是谁”“我从哪里来”的终极哲学追问,从而实现自我身份的心灵归属。在这当中,中国传统体育通过集体记忆的唤醒承担了重要角色。

正如格罗塞^[18]所言,集体记忆在一个集体追溯自己的身份认同时起到重要作用。共同体成员通过“共同被记住的过去”作为事实的确证,确认自己的身份归属,并形成了区别于“他者”的身份认同^[19]。不过,在生活中人们较少直接回忆过去事件,只有在一些特定的场合或与某些事物相联系时人们的集体记忆才会被激发出来。保罗·康纳顿^[20]在探讨个人如何进行保持和唤醒记忆的问题时,指出人们关于过去的意象和记忆知识,是(或多或少)由仪式操演来传达的。在实践中,中国传统体育活动蕴含了丰富的仪式要素,成为集体记忆唤醒的重要诱发因素。例如,福建闽南地区每年于端午举办的海上泼水节,除海上泼水、攻炮城、海上捉鸭等传统体育活动外,常常伴随台湾同胞的谒祖仪式。通过寻根谒祖台湾同胞唤醒了由大陆移民的集体记忆,实现了个人身份与群体身份的连接,构筑了族群的身份认同。又如,移民东南亚的海外白鹤拳习练者,常开展各种祭祀拳派先师方七娘的仪式活动。各种仪式活动不仅唤醒了成员关于拳术源流的集体记忆,也进一步强化了华人的身份归属。

在各种传统体育的仪式活动中,组织者通过整合成员使得行动者进入如维克多·特纳^[21]所言的特定“阈限”中。在“阈限”空间,个体从日常生活状态分离出来,在祭祀、身体活动、竞技等行为,以及音乐、服饰、象征物、场景布置等渲染下,获得感知群体特征的路径,确认了自己身份归属。换言之,人们通过仪式性传统体育活动开辟了一条个体“整合—在场—归属”的身份认同构筑路径^[22]。一些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源流观念,也通过仪式渗入个体思想和价值观

念中^[23]。在仪式活动中,个体完成了身份的统合演绎,以及精神世界的洗礼。不仅如此,传统体育因常与各种仪式活动相联结,逐步转化为了一种具象化的文化符号,如常见的舞龙、舞狮等。即便在仪式活动结束后回归世俗生活,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接触这些文化符号时,仍可通过记忆的促发联想起关于祖先相关的记忆,从而进一步构造精神秩序巩固身份认同。

2.2 情感联结:以行为实践多元一体的民族认同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形成了多元一体的格局。正如习近平总书记^[24]所言:“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面对当前多元一体的格局,形塑各族成员的民族认同感,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而言至关重要。中国传统体育通过身体实践联结民族情感,在民族认同的形塑中起到重要作用。

作为一个拥有5000多年文明的国家,早在先秦时期中国就形成了以华夏族为凝聚核心、“五方之民”共天下的格局^[24],秦朝统一六国之后正式开启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历程^[25]。意识作为客观实在的反映,中华民族的思想观念先后经历由“华夏一体”到“华夷一体”,再到“中华一体”的变迁过程^[26]。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共同体意识中,实际蕴含了两个不同层次的民族认同,即作为“一体”的高层次的中华民族国族认同与作为“多元”共在的56个民族的各自的民族认同。中国传统体育通过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不仅强化了各民族内部的情感联结,同时搭建起了不同民族之间情感联结的桥梁,呈现出多元一体的民族认同。例如,藏族的赛马节、侗族的花炮节、蒙古族的那达慕大会等民族节庆传统体育活动,不仅强化了各民族对自身民族文化的自信和认同,各族成员在共同参与活动中也增进了对其他民族文化的认同和了解,打破了文化隔阂,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成员“我们感”的形成。

在这当中,兰德尔·柯林斯^[27]所言及的情感连带和情感能量起到有效调节作用。节庆传统体育活动中具身的共同体验和感受使得各族成员产生情感共鸣,形成一种瞬间共有的实在。这种瞬间共有的实在推动了群体团结以及成员情感连带的形成^[27],使得各族人民产生了同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一员的共同体意识。各族成员通过活动还产生了关于彼此关系的积极、正向的情感能量,这种情感能量在短暂的活动结束之后还可产生持久性的效应,转化为各族人民长期的民族认同,进而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换言之,在节庆传统体育活动中暗含了一条族群“共享—共情—共在”的民族认同形塑路径。由国家举办的全国少数民族传统

体育运动会,更是成为各民族共同欢腾的盛宴。在同台竞技、文化展演、交流互动的“集体狂欢”中,各民族产生了强烈的情感共鸣,在强化对本民族的认同的同时,也增进了各民族同为中华民族一员的共同体意识。

2.3 认知形塑:以教化浸润华夏儿女的国家认同

人们的每一个思想、行动都并非生物本能的产物,而是导源于养育其的社会^[28],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亦不例外。在日常生活中,中国传统体育通过“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对华夏儿女的国家认同产生教化作用,从而使得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得以深刻铸牢。

中国传统体育在数千年的发展过程中,承载了中华民族丰富的历史文化、道德伦理、爱国主义思想等,各族人民在日常习得和践行传统体育中不仅掌握了其特定的技能,同时也接受了认知上的洗礼。其中,爱国主义的思想教化在传统体育活动中得以明显呈现^[29]。例如,在湘西边城每年端午举办的龙舟赛中,人们通过将爱国诗人屈原的传说融入其中,使得各族人民在感受节日狂欢的同时,也在无意识中接受了爱国主义的思想教化^[30]。中国传统武术更是成为中华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思想的重要载体,在中国历史上曾出现众多习武民众参与保家卫国的案例,如沿海两岸民众参与戚继光抗倭、郑成功收复台湾等。近代民族危亡之际,中国武术群体“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精神亦展露无遗,涌现出不少习武救国、以武抗争的故事,如开国功勋贺龙元帅、贺炳炎将军等皆是从小习武、以武救国,相同案例不胜枚举^[31]。

当前,在我国各地传统武术的教学、传授、习练过程中,仍流传着不少先辈的英勇事迹。这些或近或远的历史实践和英雄故事,将华夏儿女忠贞爱国、英勇奋战、救国救民的实践以叙事的方式呈现和演绎,华夏儿女的爱国实践获得现实经验材料的支撑。相较于形式化、理论化的书本知识传授,传统体育活动使得行动者能够在实践中体验、感悟、思考,并获得这部分只可以意会不可言传的价值观念和知识。正如爱德华·希尔斯^[32]在讨论传统时所提及的“精微的理解产生于体验与分析”,传统体育活动的优点在于,不仅能通过语言传递思想,亦能将这部分不能以语言传授的内容通过身体的移情体验传递,使后人在了解、缅怀历史的过程中,升起浓厚的家国情怀。这种家国情怀以及传统体育中蕴含的坚强不屈的民族精神、精忠报国的爱国思想,通过家族的代际传承、师徒的言传身教、社会传承等传递给每一代人,众人在无意识中接受教化,形塑了关于爱国主义的国家认同。其中,蕴含了一条中华儿女“传授—体悟—教化”的国家认同培育路径。

3 中国传统体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推进路径

3.1 集体记忆与文化符号的数字化传递

在滚滚前进的历史河流中,人们常通过集体记忆的追溯来回答“我是谁”“我来自哪里”的原始身份问题,以构建自我的身份认同。然而,集体记忆的存续需要现实提供载体,并不断地与时代同步更新传递方式。传统体育作为中华民族集体记忆存续的重要载体,为避免集体记忆消散于历史河流中,在实践中除了以传统的方式唤醒、巩固已有的集体记忆外,还可与时俱进地结合当代数字技术辅助集体记忆及其相关的文化符号传递。

一方面,可积极开展周期性的仪式性体育活动唤醒和巩固共同体成员的集体记忆,并借助数字媒体将相关实践的影响扩大化,突破记忆的空间限制。例如,可积极开展海峡两岸的传统体育交流活动,诸如两岸海上泼水节、闽台宋江阵文化节、武术交流活动等,为两岸人员的交流提供平台。使得参与活动的台湾同胞在共同的祖先祭拜、宗族性的文化标识、相似的身体活动中唤醒集体记忆,并明确自己的身份归属,铸牢两岸“一家亲”的共同体意识。在实践的基础上,可运用短视频、直播平台等将蕴含丰富文化符号的相关活动进行实时的记录、传播,在视频传递的过程中促发更多人的集体记忆,成为众多民众共享的文化事件。

另一方面,可建立民族记忆的“数字基因库”将相关记忆进行记录、保存和展示,突破记忆的时间限制。中国传统体育中蕴含了中华民族成员祖先生活、移民、迁徙、交流等丰富的集体记忆,除了传统的实践活动使得记忆得以延续外,还可将传统体育中蕴含的丰富故事进行数字化记录和保存,在博物馆、文化馆以及各种场合展示,供更多人参观、了解以及传递给下一代。此外,还可利用VR(虚拟现实)、AR(增强现实)等技术打造体育文化体验空间,让民众跨越时空参与传统体育仪式活动,在还原的历史场景中身临其境地感受中华文明的延续性,通过沉浸式的体验强化“在场感”和认同感。

3.2 民族情感与关系联结的具身化培育

现实生活中,人的知觉、感觉、情感等的产生均以身体为介质^[22],通过身体人们得以感知、认识和体悟这个世界。除却生物学上的意义,身体是人们觉知其所处的社会生活的灵性载体。中国传统体育活动具有明显的身体活动特征,通过参与传统体育活动可使各族人民在共时性的身体活动中产生情感上的联结与共鸣,形成超越族群界限的共同体感知。因此,在日常生活中可积极开展多民族共同参与的丰富多彩的传统体

育活动,为各族人民的情感交流及关系联结搭建平台。

一方面,可鼓励各民族开展富有本民族特色的节庆传统体育活动,并开放参与群体限制,构筑多民族情感联结的纽带。正所谓“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各民族在生产生活实践中因地理、气候、历史等因素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民风民俗以及与其相适应的节庆传统体育活动。如彝族的火把节、藏族的赛马节、白族的三月街等,均蕴含了丰富的传统体育活动。通过群体性活动的具身参与不仅可强化各民族内部的情感凝聚,亦可强化不同民族间的情感联结。例如,彝族的火把节当下已成为全国各地、各族民众共享的文化活动,参与者在多样化的活动体验中实现了共娱共情^[33]。土家族年节期间开展的摆手舞亦吸引了多族民众共同参与,参与者在节奏同步的身体互动中感受到了族群团结的具象化表达。

另一方面,可积极开展多民族共同参与的传统体育赛事,并鼓励多民族混合组队参赛,深化不同民族的情感交流与关系联结。传统体育赛事不仅具有鲜明的同台角逐的竞技性,同时亦有明显的整合功能^[3]。通过举办多民族共同参与的传统体育赛事,可将不同民族人员整合到一个共同场域,在同台竞技的对抗与尊重中建立跨文化互动的纽带。同时,多民族混合组队参赛,能够有效促使不同民族的选手在训练、生活中频繁互动加深理解,并建立深度的情感联结。传统体育项目中的板鞋竞速、高脚竞速、龙舟竞渡等皆适宜多民族混合组队参与。例如,在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中,海南男子龙舟队便是由黎族、苗族、壮族等多民族人员组成^[34],展现出了民族团结及多元一体的共同体意识。

3.3 国家认知与意识生产的系统化建构

人自出生的一刻起便开始了其社会化路程,由于人的思维、认知、意识等往往为后天的产物,这也决定了人的可塑性以及不可避免地受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中国传统体育蕴含了中华民族丰富的历史文化、道德规范、价值理念等,可通过传统体育的“家-校-社”联动形塑社会行动主体的认知,引导其形成正确的国家观念和民族观念,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其一,可鼓励代际传递,在家庭或拟亲属的传统体育实践中形塑国家认知。在我国不少传统体育项目具有明显的代际传承印迹,较典型的如中国传统武术。传统武术中的藤牌技艺、棍术、刀法等至今不少仍保留着先人抵御外侵、对外作战时留下的技法,在技能的代际传承过程中,可通过亲代向子代诠释技艺的来源、身体动作含义,以及叙事先人英勇救国、团结作战故事等,向后辈传递爱国主义思想及形塑其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或在由家庭关系延伸出来的拟亲属的师徒传授中,进行相关思想的传递。同时,可在社区开展富有民族特色的亲子传统体育活动。如板鞋竞速、珍珠球、陀螺等可设计为亲子共同参与的体育活动,在亲子的互动中由长辈向晚辈传递不同民族文化及统一多民族国家知识,形塑其认知和共同体意识。

其二,可发挥体育的育人功能,在学校的传统体育教学和活动开展中形塑认知。学校教育是人们形塑认知和获取知识的主要渠道,人们生存的大部分知识和价值观念主要来源于学校的传递。在学校可通过课程+课间活动的形式,向学生讲解传统体育蕴含的历史与文化内涵,传递知识和思想。如在学校开设武术、舞龙、舞狮等各民族共享的传统体育项目,将家国情怀、报国思想融入教育过程中。抑或结合地域特征开设具有民族特色的苗鼓、摆手舞、陀螺等项目,使得学生在实践中领略中华民族多元文化的底蕴,增进对不同民族文化的理解。同时,可利用传统体育竞赛、文艺活动节、传统体育展演等,向学生展示中华民族精神、民族特色以及民族团结的力量,提升学生文化自豪感和自信心,达到间接育人的目的。

其三,可借力旅游产业,在文旅体融合中发挥社会情境对人的无形浸润作用。在当代社会,文旅体融合成为普遍趋势。旅游景区在引入传统体育展演、展示等满足游客求新、求奇、求异心理需求^[29]的同时,可借助导游、地方工作人员、传承人等对传统体育的讲解,使得民众了解传统体育的爱国主义内涵。除传统的观光式旅游讲解外,还可进一步开发传统体育体验项目,使得民众在亲身实践和娱乐中完成知识的输入和认知形塑。例如,湘西不少景区通过引入竹竿舞、摆手舞、苗鼓等,使得各地游客在体验民族文化的同时,增强对我国多民族文化的认同感。福建部分拳馆亦通过开发游客习拳练武项目,向游客讲解动作内涵及传递相关的爱国主义思想。

4 结语

中国传统体育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千百年来的实践中蕴含了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底蕴及思想智慧。在日常生活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要表现为一种群体认同意识,中国传统体育通过“记忆—情感—认知”心理机制作用于民众的身份认同、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发挥重要作用,具体表现在:传统体育中蕴含的集体记忆通过仪式连接过去,使得人们在“整合—在场—归属”的路径中巩固中华民族成员的身份认同;传统体育中丰富多彩的活动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建

立纽带,使得各族成员在“共享—共情—共在”的路径中形塑多元一体的民族认同;传统体育中蕴含的爱国主义思想通过实践传递,使得中华儿女在“传授—体悟—教化”的路径中培育国家认同。在当代社会,中国传统体育通过层层递进地推动这三重认同意识的形成和巩固,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展现出了独特的时代价值。

参考文献:

- [1] 薛欣,沈潇湘,孟飞.藏族赛马文化符号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在逻辑与实践路径[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25,59(2):52-60.
- [2] 张江龙,龙宇晓.水族端节赛马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与启示[J].体育文化导刊,2024(10):14-21.
- [3] 王智慧.认知、连接与团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机制——基于民族传统体育价值论域的建构与解释[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23,47(8):1-11.
- [4] 青觉,赵超.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机理、功能与嬗变——一个系统论的分析框架[J].民族教育研究,2018,29(4):5-13.
- [5] 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M].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43-45.
- [6] 麻国庆.家与中国社会结构[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40.
- [7] 张宏邦,卢柯含.塑造与凝聚:民族传统节日中的文化记忆与民族认同[J].民族学刊,2024,15(12):87-95+151.
- [8] 岗措.藏族传统节日的地域性特点[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42(6):132-137.
- [9] 习近平.大力弘扬伟大爱国主义精神,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断推向前进[J].求是,2024(19):4-16.
- [10]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155-156.
- [11] 许纪霖.家国天下:现代中国的个人、国家与世界认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3.
- [12] 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8:17.
- [13] 周大鸣,张恩迅.从自在、自觉到自强——中华民族发展三段论[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51(2):68-79.
- [14] 戴国斌.武术:身体的文化[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11:79.
- [15] 杨华.回族民俗文化变迁与社会性别研究[M].

-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4：305.
- [16] 陈永涌，任梓荣.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社会心理机制研究[J]. 民族教育研究，2020，31(2)：29-34.
- [17] 杨茂庆，周驰亮，杨乐笛. 文化认同视域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逻辑机理与实践进路[J]. 广西民族研究，2023(5)：44-51.
- [18] 格罗塞. 身份认同的困境[M]. 王鲲，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37.
- [19] 李少霞，魏莉，岳喆喆.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集体记忆维度——基于集体记忆历时、共时、即时的三重时序构建[J]. 广西民族研究，2024(4)：76-87.
- [20] 保罗·康纳顿. 社会如何记忆[M]. 纳日碧力戈，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38.
- [21] 维克多·特纳. 仪式过程：结构与反结构[M]. 黄剑波，柳博赞，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95.
- [22] 张辉刚，唐钰镭，王宇澳. 家国同构：传统仪式与文化身份认同[J]. 西北民族研究，2024(6)：16-29.
- [23] 郑恩，刘旭东. 民俗文化赋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J]. 湖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43(2)：22-32.
- [24] 习近平. 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J].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2019(29)：7-10.
- [25] 杨共乐. 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建设的几点思考[J]. 民族研究，2024(6)：1-4.
- [26] 马伯忠. 由自在到自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学理思考[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44(4)：20-26.
- [27] 兰德尔·柯林斯. 互动仪式链[M]. 林聚任，王鹏，宋丽君，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2-3.
- [28] 玛格丽特·米德. 萨摩亚人的成年[M]. 周晓虹，李姚军，刘婧，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19.
- [29] 白晋湘，郑健，朱鹏. 新时代新征程民族传统体育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时代价值及推进路径[J]. 体育科学，2023，43(2)：23-32.
- [30] 吴松诺，涂传飞，谭志刚，等. 民俗体育塑造乡民“家国一体”认同的地方实践及个案启思——基于边城龙舟赛的田野考察[J]. 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23，47(9)：22-32.
- [31] 谢兵，马学智. 生成逻辑、内涵意蕴、当代价值：红色武术文化的三维探赜[J].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23，46(10)：130-147.
- [32] 爱德华·希尔斯. 论传统[M]. 傅铿，吕乐，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23.
- [33] 曲比阿果，何鑫蕾，陈昊. 西南地区多民族火把节体现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J]. 民族学刊，2024，15(11)：118-125+138.
- [34] 中国新闻网. 海南：多民族小伙“同舟共济”备赛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EB/OL]. (2024-10-13) [2025-03-27]. <https://www.chinanews.com.cn/ty/2024/10-13/10300918.shtml>

